

隐身人

[英] 赫·乔·威尔斯 著

黄协安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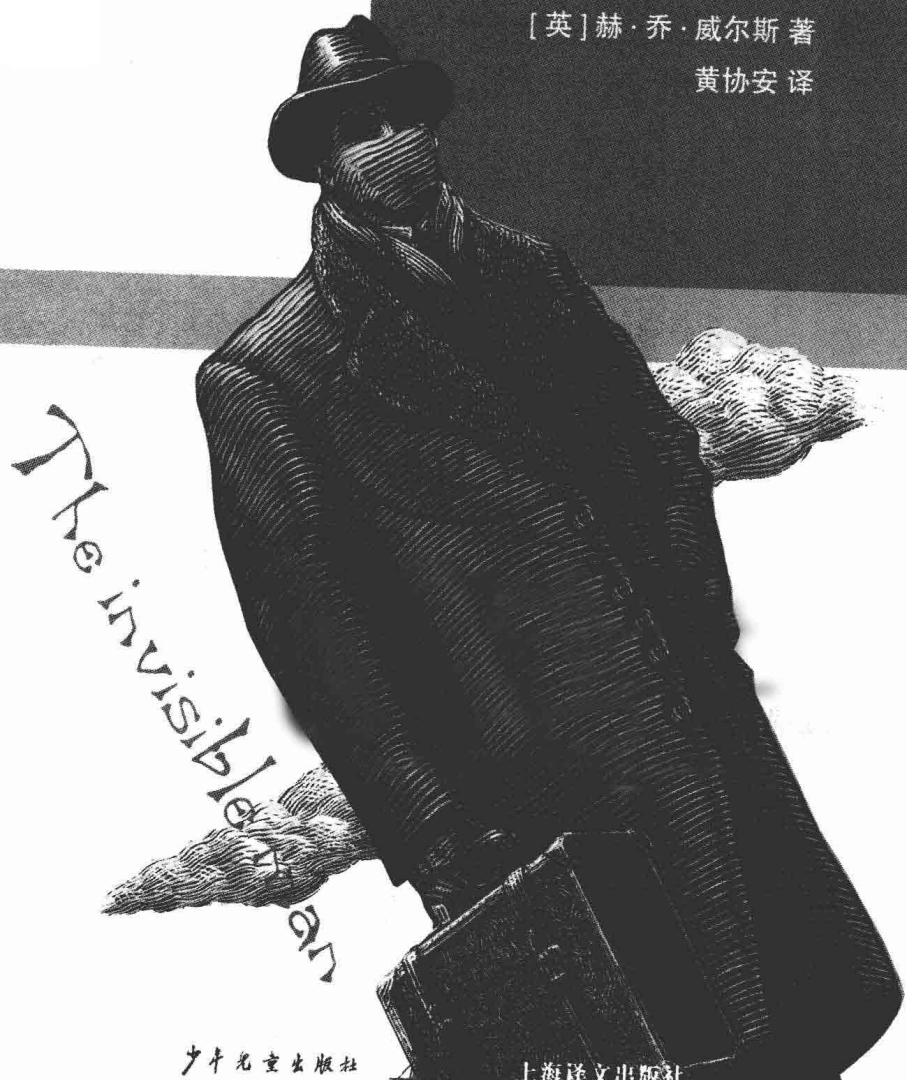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隐身人

[英] 赫·乔·威尔斯 著

黄协安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隐身人/[英]威尔斯(Wells,H.G.)著;黄协安译.—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1

(双桅船经典童书·第5辑)

ISBN 978-7-5324-8571-0

I.①隐... II.①威...②黄... III.①科学幻想小说—英
国—现代 IV.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19428号



隐身人

[英]赫·乔·威尔斯 著

黄协安 译

贾培生 插图

费 嘉 装帧

责任编辑 童海青 美术编辑 费 嘉

责任校对 沈丽蓉 技术编辑 裘兴海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ewen.cc 少儿网:www.jcph.com

电子邮件:postmaster@jcph.com

印刷: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开本:800×1050 1/32 印张:7 字数:146千字 插页:1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4-8571-0/I·3181

定价:1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SHUANG WEI CHUAN

目 录

第一章 陌生人的到来	1
第二章 汉弗雷先生的第一印象	9
第三章 一千零一个瓶子	15
第四章 卡斯先生访问陌生人	22
第五章 牧师家遭窃	30
第六章 家具发疯了	33
第七章 陌生人露出真面目	39
第八章 在途中	52
第九章 托马斯·马维尔先生	53
第十章 马维尔先生造访艾平	61
第十一章 车马酒店里	66
第十二章 隐身人大发脾气	71
第十三章 马维尔先生要求分手	79

第十四章 在斯托港	82
第十五章 奔跑的人	90
第十六章 在“快乐板球手”旅馆里	93
第十七章 坎普医生的客人	99
第十八章 隐身人睡着了	109
第十九章 一些首要原则	114
第二十章 在波特兰大街的一幢房子里	122
第二十一章 在牛津街道上	135
第二十二章 在大百货商场里	141
第二十三章 在特鲁里街	149
第二十四章 计划落空	160
第二十五章 捕捉隐身人	166
第二十六章 威克斯迪特谋杀案	169
第二十七章 坎普设伏	175
第二十八章 猎人落网	187
后记	195

附录

关于作者	198
关于这本书	199
阅读指导	200



第一章

陌生人的到来

二月初的一天，寒风凛冽，大雪纷飞。一个陌生人踏着地上厚厚的积雪，从大约是布朗伯尔赫斯特火车站的那个方向走来。他戴着厚厚的手套，拎着一个黑色的小旅行箱。他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头上戴着毡帽，帽檐垂着，几乎遮住了整张脸，只露出一个闪闪发亮的鼻尖。雪花积在他的肩膀上和胸前，手提箱上也盖着厚厚的一层。他像僵尸似的，蹒跚地走进了车马旅店，一进门就把手提箱扔到地上。“火，”他大喊，“以人性的名义，给我一个有火的房间！”他在酒吧里跺了跺脚，抖掉身上的积雪，然后跟着霍尔太太走进客厅。在听了霍尔太太拖沓的介绍之后，他很爽快地接受了条件，在桌子上扔下两英镑，就算是在这酒店里住下了。

霍尔太太生好火，就让他一人呆在那里，她去亲手为他做饭。在这样的隆冬季节，居然有客人到艾平这样的小镇来，简直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况且，这个客人十分大方，一点都不还价，所以她决心好好表现一下，不然对不起这难得的好运气。她把猪肉放到木架上熏，就开始数落那个助手米莉动作迟钝，话说得尖酸刻薄，让她备受刺激，于是动作敏捷了一些。随后，她



立即拿着桌布、盘子和杯子来到客厅，整整齐齐地摆好。这时，火炉里的火很旺，但这个客人依旧戴着帽子，穿着大衣，这让她感到十分奇怪。他背对她站着，盯着窗外院子里纷纷飘落的雪花。他的双手还戴着手套，十指交叉掩在背后，好像陷入了沉思。她看见他肩膀上的雪正在融化，水滴滴答答地落到地毯上。“先生，”她说，“我把你的帽子和大衣拿到厨房去烘干，行吗？”

“不行。”他说。他还是没有转过身来。

他没听清，以为他还没回答，正准备再问一次。

他回过头来看着她。“我还是穿着吧。”他语气很坚定。这时，他发现他戴着一副很大的蓝色侧光眼镜，两腮的胡须十分浓密，风衣的领子竖着，整张脸都给遮盖了。

“好吧，先生，”她说，“你请便。过一会儿这个房间就会暖和起来。”

他没吭声，头又转回过去。霍尔太太心想这时候和他套近乎可能不合时宜，所以就很快摆好桌子，迅速闪出了房间。当她再次回来的时候，他还在那里站着，就像一尊石头人，弓着背，衣领竖着，滴着水的帽檐向下翻，把整张脸和两个耳朵都遮得严严实实。她把熏肉炒蛋放到桌子上，故意碰出很响的声音，还故意对他大声喊：“先生，你的饭好了。”

“谢谢。”他几乎跟她同时说，但在她关门出去之前还是纹丝不动。等她一出去，他就迅速转过身来，迫不及待地冲向餐桌。

从酒吧后面朝厨房走去的时候，霍尔太太听到了一阵有规律的声音，咔嚓咔嚓的，这是调羹在盘子里飞奔的声音。“这姑娘，真是的！”她说，“天啊！我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她真会磨蹭！”



她自己调好了芥末，然后又骂米莉动作太慢了。难道不对吗？霍尔太太自己已经做好了熏肉炒蛋，摆好了餐具，什么都做好了，米莉居然还没有弄好芥末！她真是个好帮手！何况店里来了个新客人，他还要住下！于是，她装好了一罐芥末，把罐子很庄重地放到一个黑色描金的茶盘上，端到客厅里去。

她轻轻地敲了一下门就走进去。这时，那客人连忙闪了一下，她看到一个白色的东西在桌子后面晃了一下就不见了，像是他刚从地上捡起什么东西似的。她把芥末罐子重重地搁到桌上，这时她发现客人已经把帽子和大衣脱下来，放在火炉前面的椅子上，一双湿漉漉的靴子也挨在火炉围档子上。这简直是存心要让她的铁围档子生锈。她果断地走上前去。“我想现在我可以把这些东西拿去烘干吧。”她的语气坚定，不容拒绝。

“把帽子放下。”他说。她觉得客人的声音有些沉闷，一转过身来发现他已经抬起了头，坐直了正盯着她。

她愣住了，嘴张得大大的，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眼睛直直地看着他。

他手里拿着一块白布，那是他自己带来的餐巾，捂住他的下半张脸，把他的嘴和下巴都遮住了，怪不得他的声音那么闷。不过，让霍尔太太大吃一惊的不止是这个。她还看见他的整个前额，从蓝色眼镜朝上，都被一条白色的绷带裹着，还有一条绷带裹住了他的两只耳朵，这样，他的整张脸就全包住了，只有他那粉红色的尖鼻子露在外面。这尖鼻子就像刚来的那会儿一样闪闪发亮。他这时穿着深褐色的天鹅绒短上衣，竖着黑色的高领子，把脖子也给围住了。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从两条交叉的绷带的下面和缝隙间突出来，有的像动物的尾巴，有的像动物

的犄角，这模样是世间罕有，令人毛骨悚然。这沉闷的声音，和他头上的绷带，太出乎她的意料了。她愣了大半晌。

他还是没把捂在脸上的餐巾拿掉。她看见他拿着餐巾的手戴着棕色的手套。他正透过那副深不可测的蓝色眼镜看着她，说：“把帽子放下。”这时，他的声音十分清晰地穿透那块白布。

她受惊的灵魂稍微安定下来，把帽子放回到火炉边上的椅子上。“我不知道，先生。”她刚想说什么，又马上尴尬地闭上了嘴。

“谢谢。”他冷冰冰地说，飞快地瞥了一眼她的身后和门口，然后又盯着她。

“我会把衣服好好烘干的，先生，马上就好。”她说着就拿着他的衣服走出了房间。出门前，她又瞥了一眼他那缠着白布的头和蓝色的眼镜。他还是把餐巾捂在脸上。她关门的时候打了个寒战，脸上布满惊讶和疑惑。“天哪！”她压低嗓音自言自语说，“吓死我了！”她蹑手蹑脚地走到厨房，心慌意乱的，竟然忘了责问米莉又在磨蹭什么。

客人坐了下来，听着她的脚步声越走越远。他朝窗口看了一眼，然后才把餐巾拿下来，继续吃饭。他吃了一大口，又疑心重重地看了看窗口，然后再吃一大口，然后站起来，手里拿着餐巾，走过去把窗帘拉下来，再连接上遮挡窗户玻璃下半部的窗纱，让房间里变得相当昏暗。然后，他才安心地回到餐桌旁，继续吃饭。

“这可怜的人肯定是遭遇过意外，要不然就是做过手术什么的，”霍尔太太说，“我被他的绷带吓坏了，真的。”

她添了些煤，然后张开晒衣架，把客人的大衣抖开披在上





面。“还有那副眼镜！他的头看起来更像是潜水头盔，根本不像是个人。”她把他的围巾挂在晒衣架的一头，“还总是拿着餐巾捂住嘴，说话的时候也捂着，真奇怪。也许他的嘴也受伤了，可能是吧。”

她突然想起了什么，转过身来连珠炮似的大喊：“我的天哪！土豆还没烧好吗，米莉？”

到陌生人的房间里去收拾餐具的时候，霍尔太太证实了自己刚才的猜想，他的嘴巴可能也是在意外事故中受伤变形的。她进去的时候看见他正拿着烟斗抽烟，可是，她在房间里的的时候，他一直用丝巾捂着脸的下部，始终没有松过手，烟斗也始终没有塞到嘴唇里去。但这不是因为他健忘，她发现，当烟斗逐渐熄灭的时候，他还是看了一眼的。他坐在角落里，背靠着窗帘。这时，他已经吃饱了，喝过了酒，身子也暖和了，说起话来就不像刚才那样粗鲁了。火光照到他的大眼镜上，制造了刚才所缺少的生机。

“我有一些行李放在布朗伯尔赫斯特火车站。”他说。然后他问怎么样让人把行李送过来。听她说完之后，他很有礼貌地点了点缠着绷带的头，表示感谢。“明天？不能再快一点吗？”听到她说“不行”后，他显得好失望，又问：“真的吗？没有人愿意驾辆小马车去一趟吗？”

霍尔太太很乐意回答他的问题，他们就这样聊了起来。“那边是块高地，从这里去要走一段很陡的路，先生。”她这是在回答有关小马车的问题，然后，趁他还没接着问，她紧接着说：“一年多前，有一辆马车在那里翻了，车夫死了，还有一个坐车的男的也死了。意外总是在瞬间发生的，是不是，先生？”

不过，客人好像没那么容易套近乎。“是的。”他还是捂着餐巾说话，还是透过那副深不可测的大眼镜，冷冷地打量着她。

“可是，要是伤了就得过很长时间才能痊愈，对不对？我有个姐姐，她儿子在草地上摔了一跤，胳膊碰到地上的一把镰刀，被割破了一个口子。天啊！这样他就三个月不敢动弹。先生，你不一定会相信，我现在一看到镰刀就害怕。”

“我能理解。”客人说。

“他曾经还很害怕是不是要动手术。他真是这么不中用，先生。”

客人突然笑了起来，那笑声简直像是狗吠，他又像要把笑声闷在嘴里似的。“真的？”他说。

“真的，先生。他们可不像我这样觉得好笑，我姐姐太会照顾她的那些小孩了。一会儿要缠绷带，一会儿又要解绷带。所以，我想冒昧说，先生……”

“能帮我拿些火柴吗？”客人突然打断她的话，“我的烟灭了。”

霍尔太太似乎遇到了急刹车似的，都跟他说这么多了，这个客人还这么粗鲁。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想起了他给的那两英镑，就给他拿火柴去了。

见她把火柴放下，他说了声“谢谢”，就侧过身去，又盯着窗外看。这真是太让人沮丧了。显然，他对手术和绷带的事情十分敏感。她终究没有“冒昧”说什么。不过，他那副傲慢的样子让她窝了一肚子火，所以今天下午米莉可要倒霉了。

客人在客厅里一直呆到了下午四点，都没有给人一点儿打扰他的借口。在这段时间里，他相当安静，似乎就在那越来越暗



的房间里,坐在火炉旁抽烟,也可能是睡着了。

有个好奇的人听到他起来添了一两次煤,然后来回踱了大约五分钟,还好像自言自语了几句,然后,只听到椅子嘎吱一声,他又坐了下来。

第二章

汉弗雷先生的第一印象

下午四点钟,天已经很黑,霍尔太太正鼓起了勇气,想进客厅问客人要不要茶,这时修钟匠特迪·汉弗雷正好走进了酒吧。“我的老天!霍尔太太,”他说,“这鬼天气,穿薄靴子真的够呛。”外面的雪越下越大。

霍尔太太说她同意他的看法,这时看见他随身拿着工具包,就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既然你来了,特迪先生,”她说,“就请你帮我看看客厅里的那个老钟。它能走,敲得也挺响,但时针老指着六点。”

这样,她就带着他走到客厅门前,轻轻地敲了一下门,就进去了。

她打开门的时候,看见客人坐在炉火前的交椅上,好像睡着了,缠着绷带的头歪着。房间里只有炉火的光,照得他的眼镜就像是铁路上的停车信号灯,但他耷拉着的脸上黑乎乎的。门打开后,有一点点光线照了进去。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泛着红光,朦朦胧胧的,让她看得稀里糊涂,而且酒吧里的灯太亮,刺得她眼睛花花的,马上再到这昏暗的地方来,更是觉得迷糊。不过,她稍一定神,就看见她眼前的这个人张着嘴,这张嘴巨大无比,



他的下半张脸都陷了进去。她当时所看到的就是一个缠着绷带的头，一副妖怪眼睛似的眼镜，和下面大洞似的嘴巴。这时他动了一下，然后突然坐起来，举起手。她把门开得大一些，房间里就亮了起来，她看他也更加清楚。他用围巾遮住脸，和原来用餐巾捂嘴巴一样。她想，自己刚才肯定看花眼了。

“先生，我想让这个人把钟修一下，可以吗？”她说。她已经克服了刚才的惊吓。

“修钟？”他睡眼惺忪地前后左右看了看，捂住嘴说。然后，他完全清醒了，说：“当然可以。”

霍尔太太出去拿台灯，他就站起来，伸了个懒腰。霍尔太太拿着灯，领着特迪·汉弗雷先生进来。一见到这个缠着绷带的人，他后来自己说，他就“吓了一大跳”。

“下午好！”陌生人看着他说。汉弗雷先生还清晰地记得他的那副深色眼镜，“真像一只龙虾。”

“但愿我没打扰你。”汉弗雷先生说。

“没有，一点都没有，”陌生人说，“不过，我认为这个房间应是供我私人用的。”他转过去对着霍尔太太说。

“我以为，先生，”霍尔太太说，“你可能希望把这个钟……”她正准备说“修好”。

陌生人打断了她，说：“当然，当然，但我习惯一个人呆着，不喜欢被人干扰。”

他看见汉弗雷先生流露出了一点犹豫，就赶紧说：“不过钟要是能修好，我真的很高兴，真的。”汉弗雷先生正准备道歉然后撤退，听他这么一说，就安心地留了下来。陌生人转过身去，背对着火炉站着，双手倒剪着掩在身后。“等会儿，”他说，“等钟



修好了给我拿点茶。记得，要等钟修好了再给我送来。”

霍尔太太正准备出去，这次她没有主动搭讪，因为她不想当汉弗雷先生的面遭人怠慢。这时她的客人问她说是是否已经安排让人去火车站拿他的行李。她告诉他她已经跟邮递员说过了，他明天就会把行李送来的。“你真的觉得最早明天才能送来吗？”他问。

她表情坚定，表示这是当然的。

“我得解释一下，”他又说，“我刚到这里，太冷太累，什么也来不及做。我是做实验研究的。”

“真的，先生？”霍尔太太说。她对他很有好感。

“我的行李里面装着实验设备和器具。”

“这些东西肯定是很很有用的，对吧，先生？”霍尔太太说。

“我想尽快开展研究。”

“当然，先生。”

“我之所以来艾平，”他接着说，“是喜欢僻静。工作的时候，我不希望有人打扰。除了工作，我遭遇过意外……”

“我也想到了。”霍尔太太自言自语地说。

“所以只能住在偏僻的地方。我的眼睛有时很疼，看不清楚，必须把自己关起来，在黑暗的地方呆上几个小时。不时得把自己关起来。现在不用，当然。到那时即使是最轻微的干扰，只要有陌生人进入我的房间，我都会觉得受不了。这些事情我都得说明白。”

“当然，先生，”霍尔太太说，“我能不能冒昧问问……”

“我想就这样吧。”陌生人说。他语气平静、随意，但让人无法抗拒。霍尔太太只得把她的问题和同情搁下来，等下一次更



好的机会。

汉弗雷先生后来回忆说，霍尔太太离开房间之后，她的客人一直站在炉火前，静静地盯着他修钟。汉弗雷先生不仅拆下了指针和钟面，还把机心也给卸下来，就想尽量干得慢一些，装得有条不紊的。他工作的时候把灯凑得很近，绿色的灯罩让光照在他的手上，照在钟架和齿轮上，房间里的其他地方照不到光，昏暗得很。他抬起头的时候，眼前就有一片片花花绿绿的光在荡漾着。其实，机心是不必要卸下来的，他之所以这样做，基本上就是出于好奇，就想在这里面多呆一会儿，说不定还能和这个陌生人说上几句话。但是，陌生人一直站着，始终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安静得让汉弗雷感到十分不安。他在房间里感到很孤独，就抬起头来，在迷迷糊糊中看到了一个缠着绷带的头，一副巨大的蓝色眼镜，死死地盯着他，眼镜的前方飘着几个朦朦胧胧的绿色光点。汉弗雷觉得很奇怪，简直不可思议，所以他就呆呆地看着陌生人，和他对视了一阵。然后，汉弗雷又低下头。这太不舒服了。总要说点什么吧。他是不是应该说这鬼天气，在这时节算是太冷了吧。

他抬起头，准备打开话匣子。“这天气……”他就这样开始。

“你为什么不赶紧修好钟快走？”这个直挺挺的人说，看得出，他正在压抑着满腔的怒火，“你只要把时针安装到轴上就行，不用这样磨蹭。”

“哦，对的，先生。马上就好，先生，我搞错了。”汉弗雷先生很快就装好出去了。

但是，他是带着一肚子火出去的。“见鬼！”汉弗雷先生踩着正在融化的积雪走过村庄的时候自言自语说，“钟每隔一段时